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四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四

起紹興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丁酉盡二十九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丁酉張浚永州居住

張浚行狀曰公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荆南會以星變上降詔求直言公慮虜改作金數年閒勢必啟釁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謂虜改作其可信蕩然莫爲之備沈該万俟卨據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顧在苦塊經歷阻險死亡無日不得爲上

陳之懷不自安乃復奏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廹身涉險萬里常恐一旦死塡溝壑終無以仰報陛下萬一思以展盡所懷瞑目無憾臣嘗病世儒牽於和戰異同之說而不知實爲一事或者竊位爲姦不知經久之心切切然利祿是圖而以欺惑陛下之聰明也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虜改作敵懷貳以自封殖其家鼓衆曲說愚弄天下敢肆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泰之九二爻曰包荒用馮河泰萃之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況時方艱難而可忽畧不省啟大禍於後反謂是爲得哉若夫一時之和則實聖賢生殺天下之權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周太王避狄矣築室於岐未幾謀以卻敵詩曰乃立家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卒伐之詩曰昆夷駾矣惟其喙矣越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滅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彼皆翕翕之乎始而張之乎終汲汲德政修立而以生殺爲心未嘗恃和爲安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

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盡釋而不擊是養虎以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曾無閒歲之甯漢文全有天下謂可和以息民方是時百姓猶不免侵陵之苦至武帝始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三百年用以無事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犂其庭係其酋（改作長）海內始安焉茲豈非以和爲權而亦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考其君臣所爲名實不孚於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謬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晉於酒色厚於賦斂果於誅戮以害於百姓朝廷莫知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畧無實事維翰所陳殆爲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頻來陵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

良淪沒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體不復振其氣耳欲我之懷於晏安以甘於酖毒耳前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欲甚而畢爲之不幾乎與虜改作敵爲地歟身死之日天下舉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於君而天下人皆惡之如此且彼曾不思虜改作金之於我其愛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肯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圖之於後而和乎臣謂虜此字改作與金有大讎大怨不可復合譬若一葉之分今日之和必其曾改作諸帥携離人心睽異始爲此舉以息目前

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恥立其勢强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爲之發矢北向者至今爲天下嗤笑言君臣委靡不振服改作甘役夷狄改作於人者必曰石晉云爾仰惟陛下聰明聖知孝心純一卽位以來任用賢才虜改作金人聞風而畏之於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且幸徽廟梓宮之亟還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意利欲乃欲翦除忠良以聽命於虜改作敵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於異已之去意果安在哉夫虜改作金日夕所願欲者欲我之忠

而圖取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嘗一日忘也
惜夫前日用事者獨欲爲身謀爲子孫謀而不知爲
陛下謀不知爲天下國家謀坐失事機二十餘年誤
陛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
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責成受命於虜改作敵適
足以招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魯仲連所謂彼將
有所予奪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甚可痛惜者也敵
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之心何自而服敵國之難何
自而成遲以歲月百姓離心將士喪氣國亦危亡而
已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

心用越勾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事以保圖社稷深
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
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
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絕含哀忍死其亡無日徒能爲
陛下言之而已臣又復思祖宗之德在天下至大至
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代盛時有不能及恭惟陛
下稟乾剛之資輔以緝熙之學何治而不致願陛下
充其志氣擴其聰明清明在躬如太虛然惟善之從
以選賢才以修德政以大基業天下幸甚上付前奏
三省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大怒以爲虜

改作金 初未嘗有釁崴時通問不啻如膠漆而公所奏無乃若禍在年崴間者或笑以爲狂臺諫湯鵬舉淩哲聞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有旨復令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

遺史曰初張浚謫永州居住秦檜既死已令逐便居住矣至是浚進書乞勿信沈該万俟卨二相宜修武備或謂浚無此書憸人僞撰而進之又或以爲金人令奸細詐作浚進書雖不可明然該卨大怒湯鵬舉迎合二相意乃上言謹按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張浚輒敢胥動浮言恣爲妄發取腐儒無用之常談沮今日已定之信誓豈復能爲國家長慮卻顧哉徒以去國有年居閒日久朝夕之所希望者惟冀復用爾殊不思紹興初年宣撫於外飛揚跋扈歷五春秋信任匪人殺戮名將輕失五路坐困四川江淮軍民咸被其擾耗公帑而市私恩縱狂言而無良策已試之效如此尚可言勇哉議者謂前此權臣曾被其薦故雖洊致人言姑竄近地而已今浚身在草土名繫罪籍邀譽而論邊事不恭而違詔旨豈知所謂以道佐人主者耶又況居憂者當以純孝存心爲臣者當以恭順承詔而浚以殺戮爲事是不孝也以悖逆爲意

是不忠也乞量宜典刑屏之遠方又言前宰臣張浚學術迂疏智識淺短剛果自任輕肆無謀器小任大自取敗失屢矣去冬陛下施曠蕩之恩還浚貶所復其舊職付以帥閫所以遇浚厚矣浚既銜憂去職理當闔門自省乃復倡爲異議以動搖國是不惟安危之計獨狥偏私之見獲罪天下公議所不貸也浚初領兵於陝右妄行誅戮而五路至於陷失暨居宰席措置乖方淮西一軍旋致潰叛天下莫不怨之是浚無所施爲動必顛躓曾不追省愚愈猶肆大言欺愚惑衆冀於再用殊可駭笑況浚近得指揮歸葬於蜀儻堅異議以倡率遠方之人慮或生患又言訪聞浚之議論每及時政憑愚護短專務立異求售前日之臆說以俾將來之復用臣恐遠方遐徼民聽易惑別生事端有旨張浚復令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

葛立方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梁汾副之。舊校云高宗本紀冬十月辛丑遣李琳使金賀正旦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人以李成知中山府孔彦舟知西京改元正隆元年

二十七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二十五日癸巳劉章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邦

傑副之孫道夫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鄭鵬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二十八年正月車駕在臨安府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金人在館館伴副使石清因酒與使客從人有語特與外任日下出門

十月沈介爲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宋直溫副之黃中爲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鼎夏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賀正旦

二十九年同知樞密院葉義問奉使金國回

葉義問奉使金國回頗知金人有渝盟意乃諭意殿中侍御史江澈奏陳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靖康之變可爲龜鑑今諸將自和好以來各擁重兵高爵厚祿坐致寵榮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懾其心作其氣戰士以伎藝回易專於雜役而又有老弱疾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鬬心而樂爲用文武職事平居常患其多差除不行臨事要人則歎其無有當預選賢才不宜泥資格觀閱閱緩急非有益矣

正月二十一日乙酉復置江州都統制。舊校云按高宗本紀二十九

年五月丁巳詔殿前司選統制官部兵千人戍江州三
十年五月乙酉初置江州御前諸軍都統制以步軍司
前軍都統制戚方爲之與此編
所書俱不合而年月亦不同

乙酉降旨江州舊屯軍馬因移戍無以彈壓盜賊可
置都統制一員殿前司通見屯駐人共撥三千人步
軍司撥三千人馬軍司二千人令所差官更招募二
千人合用錢糧令戶部科撥付湖廣總領所仰荆南
府差官應副營寨委江西漕李若川措置

十二月續戚知荆南府

劉錡改除鎮江府駐劄都統制卽以續戚知荆南府
戚十二月庚午視事首論荆南當置一軍卽具劄子
與宰相曰戚竊謂今國家之勢實在吳蜀而荆南居
吳蜀之中最爲重地前世六朝之成敗興衰載於方
冊者亦可見矣邇者北虜改作敵列屯近寨哆然有建
都雍汴之舉疆場洶洶靡然搖動幸其事暫輟邊人
稍安而議者但知聚兵於東南而不知留意於西北
使虜改作金人異時萬一遂徙雍汴則其勢不得不西
資巴蜀之饒以爲用而南窺江浙之漕以爲食也今
警蹕臨安則荆南者實江浙之右臂而巴蜀之咽喉
也自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視荆之重如羈縻州郡
故北虜改作人有移都之謀若不汲汲然長慮而早圖

之良可寒心也比聞朝廷經理荆州誠中機會少强人意其如兵備單寡形勢削弱未有隱然不拔之固也曷若分鄂渚戍兵之半爲荆南久駐之基而潛消北虜改作敵雍汴之謀乎夫和戎狄此三字改作議和息戰誠國家之福也聖人屈已同仁推赤心置人腹中其所以堅盟而守信者尤在於備豫而自治爾昔藝祖創業夷門其征伐開拓必先取荆湖次巴蜀而後始及江左孰謂今日保肇王室誠可易而忽之哉或謂鄂渚之兵控制江南横亥千里不可分是不然也設使荆南有警自鄂渚援之則漣流而上殊難爲功使淮南有警自荆南援之則順流而下殊易爲力今分兵於荆南則吳蜀萬里首尾俱應國勢自振然後屯田積穀閉關息民寬徭薄賦講信修睦而措宗社於磐石之固矣自後荆南置都統制别創一軍蓋威敵之也又以劄子與吳璘宜持重待敵劄子曰某書生不曉兵事偶緣汪閣學至朝廷俾之暫攝制閫所恃宣撫招討少師相公秉鉞專征全蜀生齒倚若長城如某無似竊獲尸素而又得職事相聞伏蒙累示守邊良算顧深歎服忽又領此月初二日關牒金賊改作人侵疆百有餘里焚刦關輔欲令三路蹂踐四川窺伺川

口相公躬提大兵捍禦想賊改作敵素懾威名固已膽破鼠奔矣然某有少管見輒敢漫爲釣座言之庶愚者之慮或有一得耳蓋自符離德順退師雖爲小衂而賊改作敵所傷斃亦自不少朝廷兼愛南北姑欲休兵息民遂捨唐鄧海泗之地以與之惟賊素無信義删惟賊至此六字改作金人一旦拱手得地氣驕志得有輕我之心況彼嘗獲吾民其中偷生負國之徒必有以吾之虛實利害而導之者故復啟其貪婪之心蠶食未已某愚意以謂賊改作彼誠無能爲也自去秋以來張大聲勢下令傳檄曰以某日取泗以某日過淮以某日

侵均襄以某日犯改作攻金商直欲恐脅朝廷冀以必從其欲爾今賊改作敵此字改作聞於秦州鳩集簽軍鳴鼓大唱殺虜人民焚燒屋廬驟驟天水長道睥睨階成泗和以搖興洋此眞賊爾删此三字豈謀國長慮至計哉某謂相公宜提重兵持重待敵改作敵據險守要藏鋒伺隙密遣閒探明遣斥候無分兵以自弱常處於以一擊十之地若賊改作敵勢重卽將階成泗和一帶蓄積輜重老弱牛羊稍遷近裏而以輕兵邀絕津道若賊猖狂此三字改作敵敢犯此字改作深入吾之堅可以必勝若賊改作其力窮氣竭而走則吾可以躡蹤而襲之此萬全之策也昔趙

奢號爲名將方其與敵戰也有一卒曰得山者勝奢遽從之遂以成功某不肖誠敢自比於此不識鈞座能采之否某以爲執事之休戚係四川之安危用敢不避僭率冒昧言之伏冀垂察喋喋皇恐。舊校云按皇太后韋氏崩在紹興二十九年九月庚子雖與北盟無涉然回鑾既書之矣太后反畧耶疑此卷有闕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四校勘記

則實聖賢生殺天下之權殺應作利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脫書曰至此八字而以生殺爲心殺應作利其欲圖之於後而和乎脫欲字視荆南之重脫南字況彼嘗虜獲吾民脫虜字今賊自秦州鳩集簽軍脫自字州作川而以輕兵邀絕津道津應作糧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五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丁亥盡其日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丁亥夜雪有雷侍御史汪澈上疏。舊校云按前卷編至二十九年止此卷接以三十一年所載正月丁亥夜風雷雨雪云云與正史同豈三十年內無一事可紀耶且如遣虞允文賀正旦徐度賀生辰之類似宜大書特書者而此編無之卷數雖連當有缺頁無疑

丁亥夜風雷雨雪一夕交作是春大寒雨雪異常人情疑畏侍御史汪澈奏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天變謹而書之

今一夕之間而二異皆見此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
戚屬無乖刺無尾大之勢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爲夷
狄改作邊警乎天心仁愛陛下故以此示警改作兆欲陛下
思患而豫防之願陛下飭大臣當謹邊備尋有旨令
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宜澈復
備陳災異之由因言十二事如置使上流以總軍務
益李寶兵以備海道撥置松江帥守收拾兩淮人民
等皆其急務

校書郎王十朋劄子乞用人先人望。舊校云以梅溪集校

臣一介小官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

於天性妄懷菱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洶洶咸謂虜
改作北情不可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改作遷宅汴都窺伺江
淮之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決勝之策臣
不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
聞稍甯息則恬然便以爲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
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
疏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情改作彼國未嘗不內相殘賊
也然一酋斃一酋出刪此六字改作健者不乏其勢愈熾曷嘗爲
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如何爾我先有備敵雖彊
而不足畏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

有備爲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
以爲禦戎（改作之）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於
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能薦韓信
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
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
心而起謝安石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慶歷間西
夏叛命仁宗皇帝以經畧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
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謠
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爲相
朝士相賀仁宗皇帝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
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能服人如此今若
內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
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爲之用者今又
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蕃郡以泯沒其材內爲
讒邪之所媢疾外爲夷狄（改作敵國）之所竊笑天下輿情
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爲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
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
以圖恢復之計陛下縱未卽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
重任自當一面爲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
范仲淹初以言事尤爲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於外

西方用兵仁宗始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仲淹果
能成功夷簡不失爲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爲心
大臣當以夷簡爲法相與任用天下賢才以爲排難
解紛之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乞以舊宰執侍從之
臣名節素著或守遠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
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足以聳動一時
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將有驍勇稱善戰者亦宜
分置於荆襄江淮用以爲爪牙藩屏用賈誼眾建諸
侯而少（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
使矣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采國有人焉難當自消

臣以爲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校書郎馮方劄子論措置之策

「臣聞道路之言以爲虜（金）人將有敗盟之意臣竊
謂議論定然後可以言措置措置定然後可以言成
敗何謂議論定然後可以言措置今之議者不知以
和爲可保歟欲和者在我制和者在彼彼初無禮義
也（删此五字）利則旋來否則且已自敗權場以後日急一
日廣有調發別無邀求不可窺測若曰添歲幣則彼
之互市之所入歲以鉅萬計畧不顧惜議者猶欲以
趙元昊待之謂絶歲幣可以使之坐困添歲幣可以

使之弭伏亦已疏矣若曰遣泛使則將命往來不過
謹守常議而已互相隄防例不敢分外出一語雖百
輩何益況吾之國勢未振使人無不少假借雖有富
弼者決不能與虜改作之交口辨事也若曰吾奉事之
惟謹彼將有所不忍則史冊所載小國之事强國其
謹亦多矣齊王事楚楚襄王事秦非不謹也秦豈
以謹故不加兵哉臣愚反復熟論以爲虜改作金人之
必來如盛夏之必熱但未必在三伏之日也昔魏遣
于謹伐梁是時元帝方與羣臣講老子或曰魏兵且
至丁卯罷講或曰魏不來庚午復講而江陵受圍乃

縛手無策急召王倘辯於建康王琳於湖州未至而
城墟矣初朱買臣在會中按劍進曰惟斬宗懍黃羅
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臣嘗讀書
而悲之今日之事議論貴乎一定措置欲其萬全宵
衣旰食與腹心大臣日夜謀所以立國之道使不至
仰人求活則彼此安靜來則有以待之勿以今日之
報急而焦勞明日之報緩而閒暇孟子曰湯以七十
里文王以百里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君子創
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强
爲善而已矣何謂措置定然後可以言成敗不知兩

淮已有備否議者皆曰結民社矣夫民社者保聚可也應援可也護輜重可也獨不可迎敵耳建炎三年冬虜改作金人再犯改作攻淮甸是時兵民無慮十五萬虜改作金兵纔萬人來去自若如入無人之境責之迎敵必如陝西之弓箭手而後可也臣欲乞以見耕之田蠲其賦役率爲敢二百而出一兵不可則三百又不可則四百足以招之而止未耕之田又加優焉大抵使爲兵者常逸爲民者常勞磨以歲月可使有勇州縣所蠲一錢朝廷與之一錢不過捐十萬緡得萬兵矣縣官養萬兵歲不下百萬也雖然官軍不振則民兵不能自立不知兩淮已有兵否建炎二年二月二日虜改作金人渡淮明日次揚子橋若復乘虛一日一夜長驅臨江則江南人心動搖矣朝廷近以武臣典郡然所遣皆無兵馬雖韓彭何益臣愚乞以營田爲名擇見管軍統制官之循良者全軍出守因而耕作而入其租增置通判以蒞民事然後命宿將中爲民屬望可以附眾可以威敵者使統兩淮營田如此則形勢強藩籬固欲守則守欲戰則戰敗則可以削走則可以誅矣臣無任昧死納忠之至

湘山樵夫紹興正人論。舊校云湘山樵夫不知何人豈畏秦檜之威而自諱其

姓氏耶按二百二十八卷載中興遺史曰河北進士梁勳夜行晝伏歸朝上書言北事極詳且言金人必舉兵秦檜怒押赴東市惠州編管檜死朝廷取勳已死矣至是人思勳之忠義云余謂勳初登一第非若魏公諸賢有官守言責可比乃力阻和議致觸怒權奸而死其大節爲尤不可及惜乎其所上之書不傳也此紀見遺因論及之

張浚和議之初浚即移書執政力責其非屢上劄子力伸前議言愈切坐言章謫連州久之移永州

趙鼎坐和議不合罷相後謫吉陽軍薨於貶所

胡銓和議之初銓上言乞斬秦檜孫近王倫除名編管新州

胡寅任起居舍人上疏力言金虜删此字不可下添與字議和坐言章謫新州

和坐言章謫新州

連南夫知泉州上表賀大金許割河南其畧云不信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言章劾之落職放罷亦信其然豈然又云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

張戒入文字論秦檜十事救胡銓等罷

常同緣不附和議久不得差以死

呂本中坐不附和議言章罷中書舍人

張致遠坐不附和議罷給事中

魏矼任吏部侍郎差館伴虜改作金使矼入文字云時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矼至

堂中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矧具陳虜改作敵情難保檜云公以智科敵檜以誠待敵矧云是則是相公以誠待敵但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

張絢坐不肯議虜改作金使朝見禮儀補外

曾開坐不附和議罷禮部侍郎

李彌遜坐不附和議罷禮部侍郎

晏敦復任禮部侍郎疏論和議最爲剴切罷尚書出知衢州

王庶專主用兵之議罷樞密副使

毛叔度臨安府司戶參軍專論虜改作金使難測和議不可保對移嘉州司戶

范如圭以書責秦相主和議罷校書

汪應辰上書論和議罷正字

許忻以不附和議降兩官

方廷寶坐不附和議遷宗正少卿

韓訓任澧州推官上萬言書論和議編管循州

陳鼎上萬言書云虜改作北人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也使虜刪此字盟未敗即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者願乘此敗盟之際早爲自治之策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許時行論和議引及分羹之事罷

李光附會和議除參知政事庚申虜改作金人敗盟復奪河南之地罷參知政事

洪皓乞不發南歸之人言章出知饒州

沈長卿坐上賀李光敵曰搢紳競守和親甘出婁敬之下策夷狄改作敵情難以信結孰虞吐蕃之封盟與其蝎四海以奉豺狼改作異域之歡何至屈萬乘而下穹廬之拜除名編管化州

張燾坐率侍從論和議補外

陳康伯任吏部侍郎接伴虜改作金使設香案望拜亦令康伯拜康伯辭以不得旨不敢拜言章論罷

陳括任大理寺丞王倫使金國辟括爲副括曰今朝廷多事欲遣某使金國臣子之義豈敢固辭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某願爲之副如欲令某副王倫之行則某必不敢奉命也罷謫浙東監酒稅

陳剛中任寺丞以賀胡銓之謫其畧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廷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送吏部差知贛州

安遠縣○舊校云按郡齋讀書志云紹興正論一卷不及數十人疑下有脫簡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五校勘記

撥置沿江帥守（沿誤作悉）彼或不以有難爲畏（難誤作備）諸將有以驍勇稱善戰者（脫諸字）以（脫以字）淮閒（閒誤作用）臣嘗讀其書而悲之（脫其字）亦宜分置於荆襄江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六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其日

工部侍郎沈介上封事論備敵之策

臣竊惟今日之慮莫若備敵之策爲急臣敢首言其失而條具所以備之之策臣聞天下之事未有不失於恃而敗於忽者也不慮其有患慮其忽於有恃者也恃安則忘其危恃無患則忘其備而忽生焉觀事之可疑曰未爲然也聞人有言曰其過慮也其肯思患而預防哉事至而圖之將何及矣朝廷弭兵和戎

改作議和二十八年曏者敵有可疑之釁天下舉憂之而朝廷失於恃非特天下憂之在朝之官有位之士秉鈞樞執綱憲與夫左右侍從之臣舉皆憂之退朝而族談平居而竊議扼腕忿怒仰屋太息及乎進而有言則又皆容悅之說而忘其所奮怒太息矣自古强者制弱曏敵之與我和也將愛我耶抑亦力之有所未至耶揆情而言固無愛我之理則亦力有所未至耳邇者規摹舉措日異而月不同陛下觀之豈能晏然而無所爲乎或者謂曰誓約至堅幣帛至厚可以格姦改作敵心過矣昔日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由古已然又況慮大事者不計其小利豈歲幣之云乎則又云彼方肆虐民孰爲用旱蝗日起兵孰爲動亦過矣傳曰吳方無道必棄疾於人猶足患衛已事之驗也又況城汴之役執事者不止數十百萬人而謂民不爲用兵不敢動豈其善料者哉此臣所以妄論今日之失於恃也臣願陛下勿恃和之可久勿恃兵之不動戒如敵至無忽於備而後可爲也顧今大患有二一曰國論不定二曰威令不行二患不去雖欲備敵將有所不可能何謂國論不定備敵之策不過有三征也和也守也三者之說歸於一然後敵

可備征固力所未能和亦理難必恃亦守而已廟堂之上縉紳之間同乎守之說而臣謂國論未定者蓋有守之之說而不見守之具也邊候之書若有所聞則焦然以爲憂也色動而慮亂旬月之間則又皆忻然忘其憂矣國論如此猶未定乎且陛下委重而待理者不過二三大臣朝夕所陳固可見三者之策其定已乎無乃泛然而無所主乎大臣之論如此陛下雖欲有爲誰與共之臣願陛下與大臣斷爲一定之論必專爲守無復異論而後守之具可言也所以爲守之具又必一一而講之曰地孰爲要可以宿兵將孰爲先可使當敵兵謹於陣糧謹於儲將守淮也將守江也越淮而戰斯守淮矣越江而戰斯守江矣雖用兵不可預料然是數說者不可不講也吳蜀備禦之計孰可循南北戰守之形孰可用此論一定斷然勿移旬歲之間守具備矣何謂威令不行聞之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威不立而欲立事雖聖不能也曩者秦檜盜權威福自己宸斷赫然收還權柄然三省樞密院奉行威令者也屬者朝命取劉寶軍二吏以爲黃魚捉之用訖不稟承而三省莫敢誰何本兵之臣坐廟堂以選三衙之卒文符既下卻而不視顧乃私

還之而樞廷亦未聞議其罰者萬一當敵欲望號召以爲臂指之用詎可得乎臣謂大臣當審己而不當逴嫌大臣逴嫌則小人必乘其閒矣臣伏願陛下明諭大臣無多爲令無專議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聞罰惟必行勿阿貴近如此則朝廷尊矣二患既除而後守之之策可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將二曰訓兵三曰先聲以奪敵人之氣四曰棄瑕以用度外之士何謂御將臣聞之善御將者莫若高祖以信越英布之倫至固陵而始分之以地慮其貴而驕也以淮陰之能已破趙則奪其軍易置其將慮其大

而專也今諸將之視信越計功角才豈可同年而語而實處三公權兵柄至二十年志得氣盈傲視朝廷彼其至此果何道耶不過掊軍士之廩以利其贏詭尺籍之數以私其祿爲賈人之行以肥其室家既富矣寶貨珍異叢於前矣於是爲市寵媚竈之術宦官之徒有所謂承受者爲之囊橐以利其貨爲之游談以久其權曲意以覆其愆巧言以溢其美慮忠良之臣進說而閒已則內外合辭倡爲一說曰彼之握兵將爲桓溫與若專權而久將如祿山之類古豈無其人耶劉向日數稱燕蓋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言

正是類矣士大夫平昔號爲鯁亮者歎息而已未有
敢倡言於朝者蓋其陰謀固結牢不可破必敗而後
已陛下所宜深察也爲今之策莫若罷其承受之官
而黜其珍異之供自然畏威聽命安敢慢乎或曰結
其心於平時所以冀其用迎而折之非策也臣曰不
然厚其祿寵其官而臨之以恩所以結其心也非爲
縱閹宦之臣以爲囊橐而珍異之獻以悅耳目剝軍
廩爲賈人也唐肅宗在靈武勢單力微甚矣李勉劾
背闕之將而朝廷以尊況在今日而士大夫罔敢正
論諸將豈理也哉臣願陛下斷而行之若曰謀之左

右皆其黨也雖欲行之不可得也何謂訓兵大將聽
命然後精擇裨校各分以兵大或滿千小則數百使
訓練既成才之能否將不可掩一旦有警大將守正
以當敵小校制奇以立功考之國史訓兵之事祖宗
未嘗不親也其幸後苑幸玉津園幸金明池講武臺
幸便殿或曰出習戰也或曰出校獵也或曰閱戰士
也又往往引之內庭親授陣法故能作五季之衰爲
大宋之盛陛下以馬上再造中興之功自通和後訓
兵之政漸弛而諸將專其任矣今之諸將豈有長慮
深計國爾忘家者耶運土木以爲技巧豈復使之執

兵操奇贏以行賈坐市區以謀利豈復使之行戰緩急有用驅不素教之兵付之貪鄙慢令之將其禍可勝言哉臣願陛下萬機之外雖翰墨之習圖史之玩有益而無損者亦姑置之專以閱武爲事在二三大將諭以至意俾各條小校才能給以軍兵量其才而多寡之試之以藝責以月日而訓諭之軍爲幾校校習何藝陛下早朝而退引數校以角藝其精習者厚其予其怠惰者嚴其誅聖心留神而人自勵不過一歲不患不爲精卒雖橫行天下可也況守備哉何謂先聲以奪敵人之勢臣伏讀國史澶淵之役虜此字改作

契丹盟而退常有輕中國之心當時大臣攄爲長策建立北京雖未始遷都而虜此字改作契丹挫氣矣邇者敵人驅百萬之夫爲城汴之役穹廬之徙蓋將有日傳曰城虎牢以備鄭此敵計也觀其舉措甚異萬一南下巢改作宅吾汴都其距長淮不遠千里胡行如鬼一二日而至也則吾又安得高枕而卧哉縱彼未動吾能無慮乎臣謂及其未徙也爲計以奪其氣仁宗建北京之策可舉行焉建康北距長江古爲都邑謂宜亟下明詔修宮室治百司將爲巡幸之舉彼之未徙我不先動彼之將行我則前邁縱彼恃强能不疑乎一

二年閒我備修矣或曰虜改作敵強而恃虛聲促之戰也臣曰不然傳曰城濮之敗謂楚不能師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理則然也魏文征孫權責權質子徐盛請爲疑城植以葦蕭建以假樓諸將謂無益而權獨用焉卒之退魏者疑城也不意而爲疑城足以走敵先事而建都邑而曰虛聲者惑也則又曰都邑之城宮庭之度百司之葦勞民費財在今胡可臣曰不然陛下儉德冠乎古昔宮室粗備而已百司苟全而已都邑不必城也增陴而已又曰天子之都城守不固可乎臣曰不然傳曰今吳是懼而鄣是城守已卑矣敵方覬然有吞噬之心而吾恃城以爲固豈策也哉敵之來從越江而前戰有進而無卻也何謂棄瑕以用度外之士魏無知薦陳平也高祖疑而問焉無知曰臣所進者才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何益於勝敗之數臣進嘉謀之士顧足以利國家爾卒之出計而成漢業者陳平也國家承平日久崇尚禮義敦固廉恥士大夫一行之失清論不容一事之愆終身自墮彬彬濟濟美矣顧於今日之用似未適也而議論之士狃於素習猶執前說錄微瑕而不顧可用以一眚而論人終身用之太狹而責人太

過誰與共功名哉臣所謂用者非器用也置得其地而勿遺才爾朝廷之上儒學之官清望之臣自非才行兼全器識兩茂不可以膺其選若理財穀也治郡縣也臨邊鄙也校軍旅也如此雖大過猶將用之十步之地必有茂草孰謂今日而無其人乎或曰朝廷隆禮義以範天下之人猶或違令今而棄瑕是誘之爲過也且罪戾之人一聞此聲羣起觀望何以待之臣曰不然棄瑕而用責其功也非尊寵也才可用而貰其過責其後效直不棄之耳負罪而無其才者敢幾之乎臣願陛下與大臣議而責以求才與臺諫言而諭以使過如此則實才輩出何用而不可哉四策既行而勿奪於羣臣勿移於左右如將不畏威兵不習戰敵人不懼實才不進則橫尸伏質臣實任之雖然圖之不可以不亟爲之不可以不力也及今而圖之恨其晚耳疾而爲之懼不力爾若曰玩歲愒日以幸目前之利者非臣所願聞也深念祖宗二百年社稷垂業於陛下者望尊安之也東西二百州生靈屬心於陛下者望生全之也所望尊安者今有阽危之憂望生全者今有塗炭之慮憂心醉於羣臣危言駭於田里而朝野情狀曾不必聞於旒扆之前陛下聖

明曾不思此胡爲而至是哉誠能斥去邪佞卻導諛之說息弛嗜好作自强之志去素餐之臣則士思赴功名誅慢令之將則人思效智勇無偷一時之苟安幸敵人之不至戰戰慄慄若疾之附身社稷之危庶可安乎生民之命庶可續乎然臣尚有慮焉天下之事未有不成於斷而毀於疑者非謂臨事而斷於一時謂其言不可搖不可久而變也疑者非謂決擇而有所疑謂聞忠言而用之姦人得以計而惑也謂其見事功之未成久則漸而間矣誠能立斷如初斷之時棄疑如決疑之日則無慮矣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趙充國曰明主可爲忠言臣雖至陋亦豈敢以宣帝事吾君而自處充國之下以背孟子之訓哉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六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七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其日

和州進士何廷英上書謹齋戒沐浴昧死裁書惶恐頓首

和州進士何廷英謹齋戒沐浴昧死裁書惶恐頓首

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聞欲成天下之大業必順天下

之人心欲安天下之生靈必從天下之所欲坑戮儒

生見秦邦之鹿逐駕馭英豪致漢室之龍興得士者

昌失士者亡此古今之通論也恭聞我宋太祖皇帝

詔曰朕應運開基推誠待物顧干戈之漸偃慮華夏

之未安渴聽讜言庶臻治道又曰或聞利害朕當善聽而行無以逆鱗爲懼此太祖皇帝尚賢求諫之意也恭聞太祖皇帝謂進言者曰朕求正言以規已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美今朕苟能得言豈惜拜之乎又前有草澤之士上書辭甚悖慢事涉輕罔亦恕而禮遣之此太祖皇帝禮賢樂諫之德也噫嘻萬世之下聖子神孫苟能守祖宗之宏規修祖宗之至道則朝廷何患乎不治天下何憂乎不安頃自秦檜誤國以來姦臣相繼植黨擅權無所不至鉗天下之口結天下之舌於今幾年矣國家利害人不得言之言之則禍不旋踵矣大者殛於海隅小者斃於囹圄以至在朝則以訛言爲禁捕在學則以謗訕爲屏罰科舉則以時忌爲棄黜遂令天下之忠臣義士撫膺捥腕相視切齒高舉遠引甘心自棄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或佯狂於閭閻或飄蓬於江海或慷慨而悲歌或如癡而似醉至於鬱鬱而病憤憤而死者多矣臣於是時進退不能自知無用不免土木其形骸水雲其心志隱於巖石泉水下處於豐草長林者二十年矣每採一枝擷一蕙耕朝雲釣夜月登山臨水瞻望天庭未嘗不謳吟感戴陛下之盛德洪恩也故嘗仰天而

誓曰苟有寸謀尺計可以補國家而朝達宸廷暮竄嶺表死而無憾豈意諫書纔至慈父不諱哭聲尚未止泣血尚未乾所以冒刀鋸忘鼎鑊而輒言天下之利害者是臣當死之秋也臣竊謂不入公門者孝子之常禮不徇末節者忠臣之大權順常禮則三年之喪不可去從大權則一死之忠不可辭願陛下恢乾坤之量開日月之明少延微臣以畢愚衷誠天下之幸也臣竊謂今日之勢爲陛下可憂者三可惑者三可寒心者三可痛哭者三繼之以可勉者三亦可賀者又三何謂可憂者三臣聞居安而慮危有備則無患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耶爲有備耶若爲安則天下封疆爲胡虜改作北庭所攘者十分之九而陛下所守者東南一隅耳臣未知其安也既知其危豈得恬然高枕尚遲疑而未舉耶若以爲有備則立功之邊臣死矣敢戰之勇士老矣將壇尚未築兵算尚未成未知其有備也既知其無備何不毅然早圖之此臣所以爲陛下憂者一也臣聞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竊見前日結胡虜之（刪此字好）（下添北庭二字）罷天下之兵誅大將而挫忠臣之銳竄元戎而銷壯士之心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散而之四方矣今日所招之而未來引之

而未至是猶傷弓之鳥未能無疑失水之魚未有頓
蘇在今日之良將不可以不早用大兵不可以不早
興中原不可以不早復前恥不可以不早雪苟或良
將不能用則中原不能復則前恥不能雪矣此臣所
以爲陛下憂者二也臣聞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陛下
忘陷國之深冤從和戎改作邊之下策屈天子之尊遣
皇華之使肯霜露涉關河問起居賀正朔賂之以重
寶待之以至禮千需萬索惟命是從曩於今年之春
修立京師止罷榷場拒卻商旅取奪財賄遂至沿江
臨近之民奔走驚惶幾月未定至今兩淮之民朝憂

夕慮蹙額而相告曰父子未我保鄉土未我安誠謂
今秋冬必復奔逃而存亡未可知也嗚呼人心動搖
有如是也國勢危削有如是也將恐奸雄乘隙禍起
蕭牆不可勝言者此臣所以爲陛下憂之者三也何
謂可惑者三臣聞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
如待時今也時已至矣勢已順矣陛下移兵北渡駐
蹕淮南亦良策也然而理有未至者臣竊慮之陛下
且以防邊進兵於淮南則虛張聲勢漏泄天機胡虜
改作強敵見疑必生詭計與其後時受制於人孰若順時
乘勢而先動之爲愈也又況三軍士卒聞舉兵則欣

躍爭先萬一逆其心遏其志則三軍之情又復挫矣
胡虜（改作强敵）之衆（改作謀）又復縱矣此臣所以爲陛下惑之者一也臣聞聖人以四海爲家百姓爲子治則同其樂亂則同其憂陛下自和戎（改作議和）以來偷安獨樂斯民愁歎者於今幾年矣及其國勢已迫事體將危於是費國用造御舟艤於海岸欲爲避寇（改作遷避）之計天下聞之舉皆失笑萬一胡虜猖獗（删此五字改作北騎長驅再）侵江浙陛下不免乘大舟入滄海以爲可逃其患也設若胡虜（删此二字發舟）前逐且波濤萬里浩渺無津涯進之不能退之不得當是之時社稷委棄宗廟邱墟其禍不可勝言此臣所以爲陛下惑之者二也臣聞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故善醫者投藥於未病之前不善醫者投藥於已病之後嗚呼病已成矣藥何濟焉馮今日胡虜（删此二字）之病如癰之結日復一日將恐毒勢一潰流血萬里瘡痍四海矣伏覩前歲朝章所報有草萊之士因陳邊事以不合時議竄斥遠方夫爲草萊之賤而敢直言則可尚矣而罪亦可赦矣振天威抶讜論復使忠臣義士（鉗口結舌）天下聞之孰不傷痛此臣所以爲陛下惑之者三也何謂寒心者三臣聞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且陛下今日之視臣如手足乎如土芥乎如犬馬乎臣未暇詳曉姑執一二而陳之伏覩前右相張浚因西北失利蒙朝廷屏斥遠方憔悴無聊者幾年矣粤於丙子年方沐恩量移差遣意謂一新忠臣補飾前過豈期鶴髮之親遽亡邂逅之章復上朝命一出速於星火逐之再去驚怖魂飛嗚呼四十年之閒離鄉關棄墳墓扶老攜幼委質爲臣豈無所望哉不謂入桑榆之境斥煙瘴之鄉泣血搥心無所赴愬陛下曾憐之乎太尉劉錡以數千之兵當百萬之眾運籌決勝多多益辦初無罪名一旦奪其權職尚困鹽車未副輿議陛下曾思之乎如趙榮者雖是陷於虜廷改作北庭而志在我宋持金石之心脫虎狼之口歸於朝廷如投父母反被囚鎖復送虜廷改作北庭孤忠憤怨屈辱無告陛下曾知之乎如此之類不可勝計遂令天下忠義之士離心離德者正緣是耳此臣所以爲陛下寒心者一也臣聞君子不黨君子亦有黨乎彼有附前日之黨者必守和戎改作議和之字删此之議者也謂苟非和戎則太母亦未歸苟非寢兵則生民亦未安嗚呼爲是說者何不通之甚也殊不知使諸將未罷則

胡虜改作金人之滅久矣中原恢復亦久矣太母回鑾亦久矣柰何自和戎改作議和之後淵聖尚未歸中原尚未復財用日耗人心日離讒諂之人熾矣忠義之士去矣中國之勢愈衰矣胡虜改作強敵之勢愈縱而無厭矣此臣所以爲陛下寒心者二也臣聞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也天子之所居也昔周家所以建都洛邑者以其得天地之中華删此字也嗚呼中華衝要之地反不爲朝廷所居耶嘗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夫夷狄之類聖王所以居之化外而聲教所不及者删嘗聞至

此三十四字今也欺天罔地删此四字改作朝廷僻在一隅北庭妄自尊大輒陳穢質而僭以大號敢示猥名而諱於大朝俾中國遣送之物稱之曰貢獻屈中華删此三字改作內境之民比之以臣妾自曠古來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此臣所以爲陛下寒心者三也何謂痛哭者三臣聞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履地陛下曾念父母兄弟之讎乎當時陷賊改作敵之臣幾成傾國之禍虜改作敵騎臨而三軍降京城陷而萬民哭我先帝棄宗社而播遷復自東而北度天愁地怨鬼哭神悲胡沙改作邊塵漠漠而去住何歸塞路茫

茫而徘徊莫進痛念祖宗之業悲思骨肉之親追社稷以傷情悼生靈而揮涕日復一日憔悴聖顏年復一年消磨睿算遂至霞升雲舉而有終天永久之別嗚呼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至如淵聖皇帝一陷虜廷改作北庭三十年矣父既沒母亦歸兄弟離散宗廟邱墟伶仃一身羈縻外國春去秋來而神消魄黯水遠山遙而心馳魂飛天下聞之孰不悲咽在陛下手足之愛想亦未忘然而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將恐歲華荏苒鐘鳴漏盡雖欲痛之其可及乎此臣所爲陛下痛哭者一也臣聞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社稷者祖宗之社稷陛下今日所以膺無敵之貴享無倫之富者皆祖宗之基業陛下會念祖宗之艱難乎既曰念之則祖宗之山陵安在哉今陷胡虜改作北庭之區矣想夫牛羊踵跡狐兔腥羶改作縱橫神碑斷而秋草衰享殿焚而墓煙雹鐵關閉而塵積金鎖壞而埃生青龍潛白虎伏朱雀暗昧玄武沈縮梧露朝悲松風夜號嗚呼以祖宗功德之隆豈期有今日之事乎以聖子神孫宜忍坐視而不救乎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哭者二也臣聞漢王都關中而曰游子悲故鄉是山川閭里故舊未忍忘也陛下會念中原之民族故國之宮闈

乎自祖宗積德累功垂二百年仙源慶積金枝玉葉可謂繁衍盛大當時拱辰環極聲佩鳴珂近者則百諸王之宮遠者遂分南北之宅以至居京畿之內外而宦游於四方者類皆天府之神人龍宮之仙客也隸者半不甘其屈辱而自盡者半奔亡而不知其存者又其半也非獨是耳曾不聞宮娥妃子乎禁宇開而別君王胡虜改作邊騎驅而出京國關河歲暮風雪天寒踩踐珠翠於千軍遠涉沙塵於萬里對黑山青塚三千粉黛又豈一昭君之悲乎嗚呼三十年間死者已爲孤塞寒鄉之鬼矣其或存者望故鄉帝里哀鳴天地泣度朝昏其誰知之乎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哭者三也何謂勉之者三臣聞投之機會間不容髮今日之天下危如累卵陛下端拱臨安以爲金城湯池之固曾不知大海東北萬里如掌設若胡虜改作敵人肆計別出奇兵多乘船舫隨其波勢沿海而上驟若風雨直至錢塘國勢兩逼無計可逃設或如此爲之柰何與其坐視一隅不若權都金陵壯其國勢況金陵勝概地稱天險龍蟠虎踞闕居自然咽喉控帶縈紆錯盤在今正爲衝要之區也陛下早推宸斷速任舊

人今日天下軍民之所欣慕胡虜改作北庭之所畏服者
張浚劉錡是也願陛下早復其舊職早委其兵權統
率三軍長驅前進如是則東兔海道之不測北無胡
虜改作強敵之警憂進之則吉退之則凶若陛下果駐蹕
金陵庶得親策將帥俯視犬羊改作邊陲天威不迫事貴
速成此臣所以爲陛下勉之者一也臣聞人之所欲
天必從之夫中原之民游泳太平衣冠禮樂沈潛聖
化鑿井耕田謳歌擊壤含哺而嬉鼓腹而遊陶陶遂
有生之化初不識干戈兵革之事一旦遭鯨鯢虎狼
之恣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爲被髮左衽之民

刪爲被至此七字飢寒苦役無所告愬思念聖朝日夜不忘
若大旱之望雲霓今果能乘勢取之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矣陛下翠華駐蹕東吳幾年於茲矣凡執鞭
策而備扈從爲爪牙而蒙驅使者以至老將舊兵三
軍士卒類皆西北之人襁負而從蝎蜃而趨則關河
之信誓必相見也彼亦情之所鍾心非木石豈不懷桑
梓念墳墓懷親戚之舊今日思歸之切咸願死戰可
不因其心順其勢乎此臣所以爲陛下勉之者二也
臣聞閫內之政任於相閫外之政任於將夫用兵之
法無定議顧方畧如何耳且委用良將可持一定而

爲膠柱鼓瑟者乎故當任之以腹心委之以便宜庶
以量其形勢運其謀算無牽制之失臣竊觀紹興十
一年胡虜猖狂（删此四字）改作金人）逼犯（删此字）淮南是時諸將
合謀大戰而勝胡（改作金）人敗北棄甲曳兵而走方乘
勢襲其後當羣凶（改作北人）喪魄之際正吾軍得志之秋
天下咸謂可以建中興之功雪前日之恥豈期廟堂
之上意在和戎（改作修和）投鼠忌器急追將士不令前進
由是諸將之志消三軍之氣索犬羊之（删此三字改作而敵）氛
愈炎熾矣天下生民愈益愁歎矣嗚呼前車之覆後
車之戒今日事當一新烏可復蹈前日之轍乎此臣

所以爲陛下勉之者三也何謂可賀者三臣聞鼎新
而革故否極而泰來此不易之論中華（改作原）之憂辱
已甚矣胡虜（改作北敵）之罪惡貫盈矣天怒於上人怨於
下天人共誅豈有識者不願爲之今日之舉可謂上
應天下順人自然乾坤輔德祖宗降靈仗大義舉大
兵雲行雨施電掣風馳旌旗爛天戈矛卻日歷兩淮
渡大河揚天子之威問匈奴（改作邊庭）之罪三軍並進萬
里橫行戰必勝攻必取此臣所以爲陛下賀之者一
也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天得其時
地得其利人得其和所過名山大川鬼神無不佑其

力所過神州赤縣人民莫不歸其仁東收遼海西復
秦關自南而北直至幽燕平其巢穴改作國都絕其種類
改作徙黨大報深冤盡雪前恥取迎淵聖收尋皇族灑埽
山陵慰安宗社遷重器而歸六宮於上國詳延故老
搜訪舊人招流亡振孤獨興利除害去殺勝殘頓復
山河重恢社稷此臣所以為陛下賀之者二也臣聞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陛下一怒非獨安天下之民又將得天心焉大抵
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故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
傳命此理之必然也當時虎嘯而生風龍興而致雲

此得賢之詡可作矣威加海內復歸故鄉此大風之
歌可舉矣勒功燕然刻石湘江分茅裂土大賞功臣
繪丹青於雲臺紀勳庸於帝籍國家閑暇晏然無警
柳營靜而歸馬臥榆塞空而邊雁飛玉關晝鎖戎野
改作沙漠春耕冠帶百蠻車書萬國當是之時方為太平
此臣所以為陛下賀之者三也臣所陳前策非一已
之私謀實天下之公議陛下若欲上應天心下順民
情迎穹漢之休祥消邦家之災變除臣所請別無長
策苟守株待兔緣木求魚則失其機會矣陛下若以
臣言為忠則陛下孰覽臣書預為之計若以臣言為

妄則斬臣之頭以令天下臣將棄人閒遊地下追龍逢比干矣嗚呼一興一亡盡在今日惟陛下痛思之干冒天威引首待罪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七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八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八

起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辛卯盡二十八日庚子

五月十九日辛卯金人使虎衛上將軍殿前都點檢高景山通議大夫刑部侍郎王全來賀生辰奏言淵聖皇帝升遐等事

晁公忞金人敗盟記曰紹興辛巳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依年例如常儀駕坐紫宸殿引見金人賀生辰使副虎衛上將軍殿前都點檢高景山通議大夫刑

部侍郎王全捧國書陞殿內侍知省接授左僕射次
三省樞密院同進呈訖卻授知省畢各依位立內王
全東壁面北厲聲奏曰皇帝特有聖旨昨自東晉王
時兩國講和朕當時雖尚年少未任宰執亦備知自
朕卽位後一二年間帝曾差祈請使亟等來言及
宗屬及增加帝號等事朕以卽位之初未暇及此當
時不允許其所言親屬中今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
疾身故外所請事後因熟慮似不可從今歲貢銀絹數
多江南出產不甚豐厚須是取自民間想必難備朕
亦別有思度兼以淮水爲界私渡甚多其間往來越

境者雖嚴戒亦難杜絕及江之北漢水之東雖有界
至而南北叛亡之人想常互有適足引惹邊事不知
故梁王當時何由如此分畫來朕到南京方知欲遣
人於帝處備諭此意近有司奏告帝以朕行幸南京
欲遣使賀灼知帝意甚勤厚就因此使欲便諭及若
只常使前來緣事稍重恐不能盡達兼南京宮闕初
秋工畢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涼兼牧放水
草亦甚寬廣於此過夏擬於八月初旬到南京當於
左僕射湯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同知樞密院事王
綸此三人內可差一員兼殿前太尉楊存中最是舊

人練知事務江以北山川地里備曾經歷可以言事
亦當遣來及如鄭藻輩及內臣中選擇旁近委信者
一名共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十五日以前到南
京朕當宣諭此事可從朕言緣淮南地里朕昔在軍
前頗曾行歷土田往往荒瘠人民不多應有戶田盡
與江南朕所言者唯土田而已務欲兩國界至分明
不生邊事至如此意稍有所難朕亦必從來使回日
已後朕以前來止曾經由泗壽州地分外陳蔡唐鄧
邊面不曾行歷及到彼處圍場頗多約於九月末旬
前去巡獵十一月十二日卻到南京帝於差來正旦

使處當備細道來朕知端的於次年二月三月又爲京
兆亦未曾知欲因幸溫湯經由河東路分卻還中都
去奏訖降殿朝見畢次三節人從朝見訖駕興是日
禮房報奉聖旨使人朝見訖垂拱殿茶酒爲臟腑不
調可移就驛中排辦仍令執政押賜差參知政事楊
椿押宴初王全奏陳事因人莫得而知既而詔王全
曰適來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故得知者一二焉是
時左僕射陳康伯右僕射朱倬知樞密院事葉義問
參知政事楊椿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既知金人有
渝盟之端又報孝慈淵聖皇帝訃音是日宰執入堂

聚議講究討論凶制典故調發軍馬扞禦江淮之策
趙甡之中興遺史曰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也自入
境有凶悍之狀過平江秀州舟中以弓矢射夾岸居
人官司莫敢誰何但告報居人闔戸而已既到行在
命何溥館之引見之日接國書畢王全奏事稱語訥
不能敷奏乞令副使高景山代奏事上許之全招景
山景山欲升殿侍衛及閤門官止之上詔令升殿景
山乃升殿狀貌不恭景山直言淵聖升遐事言語鄙
俗上號慟歸禁中景山曰我來理會者兩國正事讀
讀不已帶御器械李橫約景山下殿曰不得無禮有

事朝廷理會使人猶在殿中班皆未退帶御器械劉
炎告宰相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未退有茶酒之禮宜
奏聞免之康伯曰公自奏聞炎遂轉屏風而入見上
哭泣炎奏其事上然之炎即出傳旨曰今爲聞淵聖
皇帝訃音忽覺聖躬不安閤門賜茶酒宜免使人且
退班遂退朝廷乃行下諸軍及監司帥臣曰契勘大
金意在敗盟恐致興兵仰各措置無落姦便先是河北進
士梁勳夜行晝伏歸朝廷上書言北事極詳且言金
人必舉兵秦檜怒嗔決之押赴惠州編管檜死朝廷
取勳已死矣至是人皆思勳之忠義而切齒檜之不

容忠臣

二十日壬辰宰執內殿奏事

宰執內殿奏事禮房報奉聖旨爲臟腑不調二十一日上壽并二十日習上壽儀並免

二十一日癸巳免聖壽節上壽

天申節已降指揮免上壽宰執並赴臨安府明慶寺滿散聖壽節道場同知樞密院周麟之赴都亭押伴御宴

二十二日甲午宰執內殿奏事禮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

丁未錄欽宗實錄孝慈淵聖皇帝道君太上皇帝長子母曰恭顯皇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十三日生於坤甯殿九月賜名亶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韓國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開府儀同三司興德軍節度使進封京兆郡王崇甯元年二月改賜名烜十一月又改賜今名大觀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荷天眷佑景命有僕承家之慶是生多男年近幼學未親師友因嚴以教宜及其時京兆郡王桓高密郡王楷可於來年春擇日出就外學其輔導講讀之官宜以端亮鯁直有文學政事之人舉選以稱朕意記室

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答拜於是以祕書監蔡崇爲翊善左司員外郎沈錫爲侍講國子司業汪澥爲記室安德軍觀察留後知入內內侍省楊震提舉管勾本位大觀二年正月遷司空武昌軍節度進封定王八月以國子祭酒汪澥爲翊善起居郎翟汝文爲侍講起居舍人俞栗爲記室俞栗遷起居郎石公弼代之會惠恭皇后崩至政和元年二月始詔太史擇日以三月已丑出就資善堂聽講讀以光祿少卿李詩爲翊善辟雍司業耿南仲爲侍講司門員外郎蘇修爲記室甲寅詔宰臣執政官許就資善堂見定王桓

嘉王楷王迎揖於門升堂就坐王西向宰臣執政官東向送亦如之二年九月侍講鄭居中因奏事講筵乞講讀官至資善堂見二王許之四月蘇修卒以左司員外郎張叔夜爲記室叔夜罷以符寶郎陳鎰代之三年正月改官制授太保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於文德殿或云福甯殿先是御制冠禮降議禮局載五禮新儀之首至是始舉行焉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係天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歷荷天之休誕育元良是居冢嫡長子桓年逮志學冠於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長永爲宗廟之重父子之

恩考循舊章正位東宮明兩作離爲國大本可以來
春出閤立爲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屬與儀物制度
宜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辦具以聞邦家之慶與四
海共之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會慶上壽押百僚班
又詔皇太子謁廟特許宗室陪禮五年二月乙巳制
曰在昔先王必建儲貳以隆萬世之統以係四海之
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適追來孝垂裕後昆永惟
承宗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爾萬方有衆聽予一人
之告猷皇長子少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孝友得於
天資溫良成於日就出學外傅率履無違既冠阼階

其儀可象方景命有僕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作離
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於天心孚告大廷申錫
顯册夫慎乃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幾惟康用克相
於我家以對揚於休命可立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
備禮册命丁未出閤詔改其閤爲府甲寅有司備法
駕儀仗列於大慶殿文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於廷
百執事官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皇太
子冠遠遊冠衣朱明衣執桓圭以入受册於廷以翰
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爲禮儀使翰林學士王黼撰册
文册文或云劉正夫撰審如
是則禮儀使亦當用執政宣和殿學士蔡攸書册

殿中監高伸書寶禮畢太師魯國公蔡京率百官稱賀賀訖又詣東宮賀皇太子如故事以戶部尚書劉炳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爲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邦光並爲詹事祕書監李詩爲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耿南仲爲徽猷閣待制右庶子兼侍講祕書少監蘇昱改名煃爲左諭德太常少卿葛次眾爲右諭德國子司業曾楙殿中侍御史華寶並爲舍人知入內內侍省楊震董慤提舉左右春坊事內侍楊客機黎景年全淵張彥卿周珣王若沖王珂管勾左右春坊事劉淵爲家令皇甫僅爲承受丁巳

備法駕謁太廟奏免乘金輅及用鹵簿止依常儀焉至太廟易朝服行禮又奏乞免宮僚稱臣並從之戊午奏臣竊見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擬無所不備考其職事實無毫末顯是慕爲虛名徒費廩食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具備諸司庶局願令兼攝至於閑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問學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又奏臣昨就資善堂講讀尋須候邇英經筵已開方取旨定日恭惟聖

學高妙羣臣莫敢及躬御經筵但取遵用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說修輔聖明如臣之愚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視經筵兼臣問安視膳之外退還府第綽有餘暇況不同往日深在禁嚴出入不敢自便今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晚但稍有閒隙卽請學官赴聽講讀所貴文學日益有以副聖慈眷遇之意並從之三月乙酉詔皇太子遇天甯節赴垂拱殿上壽於親王前別列爲一班家令劉淵罷以梁方平代之六年四月以禮部尚書白時中刑部尚書慕容彥逢爲賓客吏部侍郎劉煥給事中方會爲詹事太常寺少卿賈安宅爲舍人內符寶郎馮楊爲家令六月乙亥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才女孺人朱氏爲妃令所司備禮册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詔自今車駕行幸皇太子免起居從駕七年十月生子爲嫡皇孫封秩比皇子以起居郎李彌大起居舍人趙野爲舍人彌大野辭以太常少卿高樂爲右文殿修撰國子司業魏憲直龍圖閣專其事八年劉煥方會罷以左庶子李詩右庶子耿南仲爲詹事宣和元年以祕書少監曾楙祕書監王易簡爲舍人楙遷以國子司業程振代之七年李詩卒以禮部侍郎王易簡爲顯

謨閣直學士充詹事兼侍讀上聰明仁孝好學而善文自以地偪而望崇每懷兢畏講讀之暇惟以髹器貯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關懷人莫能測也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除開封牧二十一日差內侍梁邦彥黃僅押賜皇太子碾玉龍束帶一條不許辭免二十二日閤分大內娘子用小轎十餘乘入東宮府議事二十三日申時後入內侍官黃僅等傳聖旨宣押皇太子入殿內續有親從官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殿往龍德宮甯德皇后出往擷景園改甯德宮是日皇太子登寶位先是太上皇帝御玉華閣先召宰執事及給事中吳敏等日晡內禪之意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詔旨是夕夜宣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因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大赦天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皇帝即位改元靖康元年冬粘罕改作幹尼堪改作幹里雅布再犯京師閏十一月攻城破四月北狩在虜地改作北庭三十五年至是報升遐焉

蔡絛國史後補曰皇太子者上嫡長子也母曰惠恭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夏四月十有三日丑時生於坤甯殿其夕惠恭宣德正門大啟有兩紅旗書一吉字以入而太子生焉頃哲廟以無子致紛紜及上即位不數月便有元良之慶中外聞而大喜遂赦天下後累封至定王太子生而岐嶷顧視不凡上甚愛之及冠講冠禮於文德正衙上意先以示羣下取詩頌爲武志也當廷命字曰伯志方大廷樂作百官衛士仰首繽紛閤門臺吏約束班列端笏立聲喧厲不能禁止上駭然使內臣趨下尋問其故則報曰日

重輪時青天白日略無雲而成五色暈也

子狄改作金人敗盟時上亦自懼思有以脫難者

有禪意冬十有二月十九日上諭大臣以皇太子爲開封牧始知果有意禪燕王而鄭后之力天意得回

二十二日太子入朝詔賜排方玉帶仍去所珮魚排方玉帶乘輿服也時吳敏謂未快中外意二十三日敏對罷上有疾不能語索筆舉左手書曰我已無半身矣如何了得大事大臣相顧無語又書曰諸公如何又無語者上顧左右無應者乃自書曰皇太子某可即皇帝位予稱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乃命敏入

作禪詔因召太子太子至大臣又舍上而迎奉太子至榻前童貫李邦彥以御衣衣太子太子叩頭自撲哀動左右上又書曰汝不受則不孝也太子曰臣若受之則不孝也上又書令詔皇后后至諭太子曰老矣吾夫婦欲以身托汝也太子欲力辭幾至氣絶上堅命立之是爲淵聖孝慈皇帝

宰執入堂議事

宰執入堂請殿前太尉成閔步軍太尉李捧並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赴堂共議調發軍馬保固江淮既退又請吏部尚書凌景夏吏部侍郎汪應辰戶部侍郎錢端禮禮部侍郎金安節刑部侍郎張運工部侍郎黃中給事中兼權兵部侍郎黃祖舜中書舍人虞允文楊邦弼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正言劉度聚議久之退宰執服常服金帶率文武百官入和甯門到天章閣南行路隙地面北立班左僕射陳康伯稍前讀孝慈淵聖皇帝舉哀文曰今月十九日金國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舉哀退復位舉哀十五聲訖再拜興是時禁中亦行舉哀之禮哀痛於外聽宰執已下舉哀訖回班面東後殿進名慰皇帝兩拜次進名奉慰皇后兩拜訖退是日免人使校射於玉

津園錫賜依例

二十三日乙未安奉淵聖皇帝几筵

禮房報自舉哀日不視事同日於學士院內安奉几

筵用巳時八刻宰執入堂俟午正率百官服常服黑

角帶入和甯門裏幕次俟立班訖入几筵殿下舉哀

朝臨四拜訖入堂至申時晡臨如朝臨之儀

朱倬都亭驛押宴

右僕射朱倬入都亭驛押伴御宴是日從例賜北使

副酒各四大金餅喫食果子四大金稜犀皮合餅合

金器悉賜與之

二十四日甲申宰執內殿素幄奏事訖赴几筵朝臨如

儀

二十五日乙酉宰執內殿素幄奏事訖赴几筵朝臨如

儀

少保利州東路御前都統制吳璘除四川制置使

二十六日戊戌宰執掛服

宰執服常服黑角帶入赴朝臨訖退出和甯門外漏

院以俟掛服至辰時八刻選時宰執百官幷服孝服

入詣几筵殿下立班俟前導皇帝至几筵殿下幷陪

位官行成服祭奠之禮訖皇帝歸幄次宰執百官詣

東幄前左僕射陳康伯班首躬首致詞奉慰兩拜訖
退歸幕次皇帝還內宰執百官於几筵殿門外面南
進名奉慰皇帝兩拜訖退仍服孝服朝晡臨如儀
二十七日己亥北使朝辭
宰執已下及應奉人並免赴朝臨是日後殿東廊閣
壁設素幄駕坐宰執兩拜訖升幄殿相向立以俟北
使朝辭皇帝宰執已下並首經衰服掩面號慟哀動
左右北使朝辭訖哀止授國書訖退
宰執奏請第一聽政表
宰執已下並赴几筵殿門外面南拜第一次奉請皇
帝聽政表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白巾幞頭常服黑角
帶入都亭驛押伴御宴同日禮房報值雨免赴臨又
報二十八日朝晡臨如值雨並免如拜批答并拜表
於宮門裏東廊上及絞縛蓆屋下立班又閣門報准
內降批答一道宰執鈞旨二十八日拜批答并拜第
二表
二十八日庚子宰執請第二聽政表
宰執服孝服內殿奏事畢退赴朝臨訖詣几筵殿門
外先拜批答兩拜訖次拜奏請第二聽政表
北使高景山王全已下同程

高景山朝辭退至殿門上顧視奴婢求索手帊揩拭面汗訖復授奴婢既受更不避畏景山率爾便將所授手帊揩拭自己面汗而景山不之怒信矣無尊卑禮義之分果類禽獸然哉 刪高景至此七十二字

宰執奏請第三聽政表

拜表訖合晚臨爲雨降免

汪澈爲御史中丞

王全高景山來聘言欽宗升遐及地界事且要遣將相四人侍御史汪澈奏疏曰天下之勢强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今日之勢誠弱矣陛下屈已和戎 改作請和厚其金繒謹其聘遺而彼輒出片言以撼吾國若將垂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聖神圖國固無遺策然志不定則事不立議不一則功不成吾辭順而理直本固而心同是宜應之以權乘時而動願陛下赫然睿斷置師江上而專付以閫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遣親信之臣徧撫軍士選有用之才豫備指使然後以 不共戴天之讎在原之戚下哀痛之詔布告中外將見上下協心其氣百倍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於是遷御史中丞入對素幄

復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兵惰弊軍士之廩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又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爲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萬一之用又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今局務之可省者多支費之浩瀚者缺百官之冗員尚衆官府之横用尚繁宜條其不急大加節要以徇今日之務事皆施行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八終

至如此意稍有所難（此應作帝）　小注冊文缺或云劉正夫撰脫缺字　尋常須候邇英經筵已開（脫常字）　內侍符寶郎馮揚（脫侍字）　聲甚喧厲（脫甚字）　又素有內禪意（脫內字）　諭太子曰官家老矣（脫官家二字）　躬首致詞奉慰（首字衍）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九

起紹興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壬寅盡七月二十一日壬辰

六月一日壬寅朔宰執拜奏請聽政批答不允詔

宰執服孝內殿奏事畢赴宮門裏東廊上進名奉慰訖次拜第三次聽政表批答不允詔

二日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憂戚之情詔告天下

詔曰朕惟孝慈淵聖皇帝恭儉孝友根於天性毓德春宮天下屬心遭時多難粵受內禪臨御未幾播遷

異域寢食安否夐隔不聞者三十餘年矣自朕纂承
申講和好幾以奉迎回御歸燕便朝乃使命之來遽
承凶訃痛悼之劇攀號莫從嗚呼恩莫隆於兄弟義
莫篤於君臣朕之大欲蓋在乎此天不我與其又何
尤痛自克責以俟上帝之悔禍而已諒爲四方同朕
憂戚詔書到日應見禁罪人除犯謀殺鬬殺幷爲已
殺人者幷十惡强盜僞造符印放火官典犯入已贓
將校軍人公人枉法監主自盜贓及雜犯死罪幷依
法內鬬殺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賊斷訖
錄案聞奏其餘死罪情理輕者奏取指揮流罪降從
杖杖罪以上放咨爾四方咸體至意

敗盟記曰是詔之下也軍民但知孝慈淵聖皇帝升
遐之報而未知金人有叛改作敗盟之語至初七日馬
軍太尉成閔內殿朝辭錫賚金器劍甲往荆襄出戍
初十日御史中丞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諭使傳播
日聞人情洶洶云

四日乙巳虜改作金主亮敗盟遣諸酋率刪此三字兵分道入
寇改作攻
遣此字改作金主亮敗盟興兵決策南馳其母諫遂殺母誠
遣諸酋改作帥分道入寇改作攻一軍遵海道以趨兩淮

一軍出宿亳以蹂淮泗一軍歷唐鄧以瞰荆襄一軍
據秦鳳以伺梁蜀朝廷命諸將分屯去處謹守邊備
吳璘駐成都興州姚仲駐漢州梁州王彦駐安康洋州吳拱
駐襄陽襄州李道駐江陵荆州田師中駐武昌鄂州戚方駐
潯陽江州李顯忠駐池陽池州王權駐建康府昇州劉錡駐
京口潤州李寶守海道江陰軍
七日戊申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成閔內殿朝辭往荆
襄出戍
朝廷知金人必叛改敗作盟也謂江漢雖素有備然荆
襄國之上游邊面空闊乃遣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衞
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成閔分屯駐
鄂州是日朝辭賜賚金器劍甲閔發自臨安諸將皆
行
十日辛亥御史中丞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諭使
朝廷詔命成閔將兵備荆襄遂命御史中丞汪澈爲
湖北京西宣諭使兼節制兩路軍馬澈辭節制以宣
諭使行詔曰朕爲湖北京西壤地延袤分屯禁旅控
捉邊陲故特遣耳目之臣往勵爪牙之任撫勞將士
體訪事宜凡其所臨如朕親幸陛辭上命之曰凡吏
之能否民之利病悉以上聞

十六日丁巳詔除劉錡等官

太尉鎮江府都統劉錡爲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建康府都統制王權副之池州都統制李顯忠江州都統制李道襄陽都統制吳拱捴角策應馬軍太尉成閔兼荆襄制置使鄂州都統田師中副之荆南都統制李道襄陽都統制吳拱捴角策應

二十一日壬戌送伴人使起居郎呂廣問知閤門事宋鈞回闕

呂廣問回內殿引奏陳送人使到盱眙軍有金人金牌郎君到來敕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帝聖旨云六月二十三日來南京

二十三日甲子議淵聖皇帝廟號

都堂宰執集侍從兩省臺諫檢正校詳卿監郎官監察御史以上依雜壓就坐議孝慈淵聖皇帝謚號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宗尊賢貴義曰恭道德博厚曰文比信從理曰順勤恤民隱曰德克已復禮曰仁慈惠愛親曰孝敬事節用曰欽

二十四日乙丑放仙韶院女樂二百餘人出宮

上恭聞淵聖訃音且知金人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

來索仙韶院女樂上不忍使良家女歸於絶塞乃盡遣出宮

周麟之罷同知樞密院事

遣吏曰朝廷既聞金國主欲遷都於汴且屯兵宿亳閒議遣大臣奉使宰執共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皇帝祇欲到洛陽觀花則不須屯兵於邊若果欲遷都於汴屯兵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於淮上非敢故違渝盟約也蓋爲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都即還燕京不屯兵於境上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江簽書樞密周麟之與聞其議知其事易言別無意外難合之請乃陰欲掠奪其恩數而陽爲慷慨之言遂見上毅然請行初皇太后上仙麟之嘗爲告哀使使於金國金國主喜其辨利錫賚加厚麟之以例辭金國主不許曰一時錫賚出自朕意何例之有麟之歸以其物繳進復賜麟之既麟之又請行上大喜乃命麟之使於金國未行會閒探者報金國主親提兵將大舉風傳兵聲甚盛極可畏懼麟之大恐不敢直辭其行乃見上但委曲言事已如此不必遣使雖遣使無益也上大怒以麟之初請行復請止令其自析麟之伏罪侍御史杜莘老引用唐太

宗斬盧祖尚故事言其罪麟之遂罷

敗盟記曰左司諫梁仲敏上言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奉使懇辭出疆之命上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官可罷同知樞密事爲人臣避事者之戒

二十五日丙寅疏放臨安府內外罪人

許淮南州郡移治清野

朝廷以金人邀索無禮慮生兵釁乃許淮南州郡措置移治清野

二十七日戊辰除徐嘉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丞旨充金國稱賀使知閤門使張掄副之

遺史曰周麟之既罷黜朝廷別議泛使欲以劉岑行上召岑問之岑曰臣受國家厚恩今臣年老矣唯不惜一死可以報國臣請至金國有如議不合當以臣血濺完顏之衣上愕然繇是命徐嘉奉使以張掄副之

七月一日壬申御史中丞荆襄湖北路宣諭使汪澈朝辭

五日丙子詔禁戢浮言

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臨御三十餘載夙寤晨興罔敢暇逸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唯是約已裕民之事雖

杜莘老劾劉炎疏

食息不敢忘迺者放嬪御罷教坊省閑局減冗員凡有益於國而無傷於民者惟患不知未有知而不行者朕謂誠意所加遠近丕應而令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惑衆聽朕甚不取夫監司郡守所與朕布大信於天下者也其各體朝廷併省節約之意明致之民務在實德毋爲虛文使百姓翕然於變底於雍熙稱朕意焉

七日戊寅帶御器械劉炎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臣聞怨望朝廷輕議君上人臣之罪有不容誅苟有若臣詎可置而不問乎謹按帶御器械劉炎無行小人持心狡險汙辱之跡臣不欲猥形白簡惟是前月十七日忽來訪臣語言狂怪遂云元居實措置江淮盜賊乃炎所薦而炎今日亦受劄子同共措置使炎當時不就改換今已優閑來日當往力辭炎以文資易武級乃其願欲初非朝廷强之今已多歷年所其受官祿亦不薄矣豈今日尚興怨望而辭避職事乎陛下邇者約已裕民減放宮嬪乃盛德第一事炎與臣言主上不消放出宮人臣愕然問之乃云豈不漏泄禁中事矣陛下燕閒之際清心寡欲耽翫經史縱放宮嬪於禁中事有何漏

泄而炎敢輕議陛下如此臣伏讀今月五日詔書有云迺者放嬪御朕誠意所加而令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惑眾聽臣謂炎居近習尚敢輕議而騰口於外則所在浮言未必非炎唱之也臣誤蒙陛下擢用執法殿中務在糾正官邪而炎乃無忌憚遽來見臣語言直如是之狂怪臣若縱而不論有負陛下臣又恐此人於百執事之間肆言無畏什百附和浮言惑眾尤不可遏矣炎之罪大誠不容誅臣愚伏望陛下將炎重加竄逐以為人臣怨望朝廷輕議君上者之戒於是送吏部與在外合入差遣令臨安府押出國門劉

炎初為右通直郎換閤門宣贊舍人主管內帑錢往來榷場買犀玉書畫依托內侍之門以寵進身後帶御器械值王全高景山來奉使上殿無禮上還禁中班猶未退炎奏乞免茶酒遂傳旨宣諭班乃退使人亦就館當是時羣臣不能措一辭而炎乃逡巡投機全國大體俾狂黠刪此二字使人折服退去可謂失之平生收功須臾矣而羣臣不思已之不敏乃嫉炎之見機於是杜莘老論之

十一日壬午宰執百官赴圜壇奏告欽宗謚號

徐嘉張掄朝辭

知濠州劉光時以擅移治降兩宮

臣僚上言知濠州劉光時昨自五月二十日北界有被逐將欲渡淮者光時聞之倉皇失措不爲守禦於二十七日遂驅闔城入橫山澗謂之移治止留軍兵防把本州光時亦便出城自爲得策是時淮上諸郡傳聞人情恐懼動搖不安其北界人尋便歸元未嘗渡淮光時妄作如此若不加罪豈不虧弱國體乎又聞隣近有數十羣人入濠州界光時不詳審以爲賊徒不稟朝廷擅行殺戮反奏功希賞是欺朝廷也臣愚欲望將光時降兩官具令在職以責後效如更不悛當重作行遣

劉澤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

遺史曰秦興縣令尤袤以揚楚頻易帥守作詩以諷之曰維揚五易帥山陽四易守我來七八月月月常奔走帑藏憂煎熬官民困馳驟世態競趨新人情益異舊如其數移易是使政紛揉彼席不得温設施亦何有淮南重彫瘵十室空八九況復苦將迎不忍更同首嘗聞古爲治必假歲月久安得如奕棋易置翻覆手

十三日甲申淵聖皇帝謚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

宗

十六日丁亥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成閔至鄂州

遣吏曰成閔以馬軍司諸軍發臨安在道除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是時邊事未動鄂州軍中罔測其情或勸都統田師中善爲備者於是人情皆不安市井驚惶至有妄言來取師中者或請師中以素隊迎接之爲便師中從之迎見閔於路次人情乃安閔屯於古將壇之左閔受鄂州左軍統制郝最黃金三百兩以最知襄陽府爲京西安撫自此人皆知閔爲不足與成事矣

十九日庚寅責受周麟之祕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是時完顏亮因遣賀生辰使指求大臣欲面諭兩淮事意周麟之見任宰執被命充稱賀使往而麟之自度此去或問對之閒難以答應況金人已露背約勢不可已徒往祇取辱耳故辭不行而言者攻之故罷同知樞密院事再有是命

二十一日壬辰徐嘉等至盱眙軍金人遣韓汝嘉。舊校云按汝嘉字公度宛平人渡淮止之嘉等乃召還

時盱眙軍申辰時承州安撫蒲察屠穆今蒲察久安也。蒲察屠

穆改作富
察圖們傳語盱眙軍北界遣中靖大夫翰林學士
韓汝嘉帶金牌到來欲與本朝國信使副宣諭公文
當日巳時使副徐嘉張掄遣通事指使幷親事官同
本軍虞候李保六人過淮前去傳與韓侍講乞令傳
語所宣諭語言欲乞約中流相見繼而韓汝嘉已上
船過淮到本軍岸下徐嘉欲就淮河岸口亭子相見
韓汝嘉已到遂就燕館使副不曾望闕拜止是跪受
宣諭云向來北邊有蒙古韃靼等從東昏王數犯邊
境自朕卽位久已甯息近准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作
過比之以前保聚尤甚衆至數十萬或仍與西夏通
好鎮戍突厥奚契丹人等力不能加會至失利若不
卽行誅滅恐致滋蔓重念祖宗山陵盡在中都西北
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歲久全無得力宿
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以平寇亂故雖宮室始建方
此巡幸而勢不容留已擬於十月十一月閒親臨北
邊用行討伐然一二年閒卻當還此今有司奏聞有
使稱賀本欲差人遠迓如期入見緣近以國信使副
高景山王全等傳旨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諭今卿
等雖來卽非所召卿等到闕而歸徐遣所召官等定
見遲留有妨北討之期故令卿便同卽令指定官位

人等前來亦可以就稱賀仍須九月初定到闕實慮
未詳上件事意或致疑訝故茲宣示想宜知悉是時
徐嘉借資政殿大學士張掄借節度使未至盱眙而
韓汝嘉已先在泗州伏匿不使人知覺以待我國信
之來既至聞報泗州方知而韓汝嘉即便過淮傳此
宣諭云

遺史曰徐嘉張掄爲泛使去盱眙軍館中以待金人
接伴使副到泗州即渡淮金人忽遣諫議大夫韓汝
嘉走馬八匹徑度淮直入館中嘉掄大驚皆朝服以
待汝嘉走馬三節人皆出館門外闔其扉知盱眙軍
周淙在館外穴壁以窺汝嘉令嘉掄與三節人皆列
庭下大呼曰有敕遂宣言其大意謂皇帝以蒙古作
過親提大兵五百萬恭行天討其宋國奉使未得渡
淮候九月皇帝巡幸淮甸日引見言畢上庭分賓主
坐嘉戰慄無詞掄乃稍進步而問曰蒙古小邦何煩
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掄曰諫議遠來口言有敕本
朝君相何以爲憑請書於紙容掄聞奏汝嘉即索紙
書畢而去嘉掄送碩段香茶皆不受以汝嘉所書聞
奏知必用兵即召嘉掄等回未幾金人復報已差接
伴使副請奉使渡淮朝廷不從而命沿江沿河嚴飭

邊備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九終

三朝北盟編卷二百二十九校勘記

批答不允詔不允二字一作允

尤一作於時何尤

刺配千里外牢城城誤作賊

豈不漏洩禁中事耶耶誤作矣

以擅移治降兩官官誤作宮

後效且誤作具

宰執服孝服脫下服字

其又何

且令在職以責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壬辰盡八月十三日癸丑

元祐進士乙科元符黨人朝奉郎崔陟孫淮夫梁叟上兩府劄子

淮夫等本貫應天府昨緣郊地之後歸省鄉墳尋復隔絶自念家世仕宦久被國恩不忍自棄於左衽北境閒關來歸本朝竊有管窺所見輒敢冒聞庶幾一得之慮少裨朝廷採擇之萬一淮夫等伏覩金人有

可攻之勢三有不可不攻之勢三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二策何謂可攻之勢一曰上天悔禍二曰民心歸往三曰戰具有備所謂上天悔禍者金人自頃以來所不可與敵者正以一時用事將兵之臣智勇有以過人故也自酋（改作亮）篡位前此功臣誅鋤已盡向使此曹尚存本朝雖以百萬之兵苦戰數十年豈能盡除之哉及先所掠京師資貨法物今皆送至京師此乃天意欲還中國也所謂民心歸往者虜（改作金）主若不大興土木牛羊用人則中國遺民亦且安之矣本朝雖欲恢復既已人心不搖亦何以求功所謂戰具有備者本朝講和之後二十餘年得以生養訓練虜（改作金）人所弓不過五斗本朝戰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鎧甲戈矛之類又皆堅利比見劉兩府之兵渡江人人賈勇（皆有死敵之志）咸相謂曰我輩父母親戚往往不爲金所掠則爲所殺戮今正當報怨之時此可攻者三也何爲不可不攻曰恐失天時也恐變民心也恐豪傑出於意外也所謂恐失天時者今日虜（改作金）主暴虐在彼爲不幸而我之幸也軍民既離心矣我兵一動彼必內應尚乃遲疑不決萬一此虜（改作亮）死則別立新君或大興土木畢工稍革暴政民人息

肩則難動也所謂恐變民心者彼中百姓所以延頸
本朝兵至甚於時雨者科役誅求竭其膏血故也彼
民見本朝不動或再講和議疑爲棄我此後無復有
望謂如海州東海縣徐元始因不堪其苦虐殺其縣
令稱兵願歸正本朝欲用本朝年號者一年有餘而
本朝不誘以來之及其死也又不旌褒以勸之其敗
也海州之民指以爲患轉以爲戒今滕陽軍沂州之
閒有來二郎亦苦北軍侵擾聚衆爲亂今則其徒雖
散而其人尚在蒙山無所歸亦深悔之若久而不問
失民心必矣所謂豪傑出於不意者今河北有任郎
君李川輩雖號爲賊而不侵擾百姓客旅缺用者厚
與之金但入城取官物而已由是往往百姓安之萬
一此徒一熾且假仁義而行之民或歸心則爲患不
在金人之下矣此不可不攻者三也何謂就其可攻
之中又有二策兵出淮甸襄漢今日鬬百里而不守明日鬬百里而復歸
之不過一勝一負又似昔日將帥各握重兵養寇患
以自豐也若以正兵守淮甸以示弱使游騎侵陝西
以下關中下徼中原彼必以精兵銳將盡赴關中之
急也後以奇兵由濱州分二路以趨燕晉斷其歸路
明告其軍人有能以白人來歸及民閒不附金人自

保山寨者各以次第旌賞將見彼來歸之人不暇也
又當告諭渤海契丹之人令明知禍福若能相與共
滅金人各爲立君興復其宗社約以白溝爲界不復
相侵設二國不肯相聽則處改作金亦必疑此二國之
人上下相疑則成內潰也況數年前彼丞相蕭裕已
嘗結西元帥欲舉兵作亂欲立契丹之後祁王之子
豫王之孫既而敗事今若約以各興其國必以豪傑
爲應於二策之中此爲上策伏乞鈞覽淮夫等今具
在北聞見事宜備列下項一金之初甚微本一楊哥
宇堇改作楊格貝勒有二三千人無城郭宮室之居無珠玉

金帛貨財之積當時爲大遼市海東青於海上道由
其國使命往來不絕金人不堪其擾乘怒發兵當時
止知殺敵不知畏死戰勝則財物子女玉帛盡均分
之其所以每戰輒勝也今則久居南地識上下之分
知有妻奴親戚之愛刪識此十三字上至此十三字覩去就死生甚重無
復昔時輕銳果敢之氣故前日罷榷場之後沿淮置
巡鋪每兩月一替當其出軍其金人與親戚泣別自
謂極邊有往而不返之慮其軍畏怯如此一自虜改作
金主亮簒位之後前日良將大臣如西元帥撻懶改作
達蘭三路都統將軍韓常蕭玉秉德國師烏陵改作烏凌阿

衍參政魯國王宗盤虜改作金主親弟太傅兗州知州東平府總管海州知州獨姑孀改作都古噜訥丞相蕭裕樞密使張通古平章蕭玉皆稱雄傑勇果之士盡已殺戮當時北人莫不泣涕咨嗟言今後用兵無人可將即自南路授木魯改作伯烈特里衍改作哩契丹虜主即遷陀滿改作圖們俄頁額主軍其主管修造軍器及戰船即是前日歸附人赤心軍韓哥改作古勒海改作馬欽專主事見任左拾遺一金人往日戰馬甚多自去年十月緣軍下馬耗盡括民間私馬所有京東山東關西盡起發逐路徑送往益都府收養於六月初間又有天使起發赴以

北州府外河北河東路及燕山以北馬卻發遣往天德雲內府路收養外自括馬之後大約馬耗八分目即南京路正軍皆闕馬今年三月二十五日降下銀鋌令軍人逐牌子差人往咸州地分自行收買一金人所造戰船係是福建人北人謂之倪蠻子等三人指教打造七百隻皆是通州樣各人補忠翊校尉虜改作金主云候將來成功以節度使待之其所統主將皆南官靳賽徐文孟彬王大刀等主管然所括水手皆灌園種稻取魚之人實不諳江海水性其官吏往往通賄賂謂如實會駕舟之人有錢則得免其不諳水性

者無以爲賂則反被差委其宿州水手無處聲冤衆人共毆殺本州同知如本朝通判奴婢改作諾爾布而行可見人心是矣從所謂舟船已發在濵州蒲臺縣伺候閱習一金人正軍目即京師雖號一萬宿州陳州許州皆號千戶然每一萬止是三箇千戶每一千戶止是甲兵三百人每一甲兵各有兩人或一人阿里嘉本朝所謂傔人○阿里嘉改作伊勒希即馬步人共九百人爲一千戶每二千七百爲一萬戶即是京師屯駐軍兵二千七百人宿州止九百餘人陳許二州餘人南京二千七百人宿州止九百餘人陳許二州乃韓將軍弟韓定遠九百餘人昔日從軍係是漢兒軍於前年並已放散歸國止東平府及滄景沿海諸州有自來被虜人分屯山東每人給以官田二頃荒地一段令自給用共二十萬戶號爲民軍外新簽山東河北河東關西有數十萬見各逐州府點集屯處外有契丹渤海漢兒軍號七十萬見在天德雲中府路牧馬然所簽人皆不均其閒實有武藝好身手行賄賂者皆免貧者雖單丁亦皆簽發見簽人曾經上司陳狀理會終不理會可見人皆務從無有鬬志者也但有燕京北至蒙國斯排頓稱准備迎接山東路策應選鋒北軍一淮北陷番改作被陷百姓昨在東晉時

撫存頗厚小民無知偷生苟活久而且化其心未易動搖今則虜改作金主專行暴虐百姓日夜不能聊生是以思慕本朝如出一口去歲十二月間唐蔡州關報沿邊有人馬甚衆旗幟甚盛不委使是南兵移文諸州各加嚴備百姓聞之往往遞相慶賀至有出郊或私之他郡迎問南兵至期久而無託皆怏怏悵望一中間金人復取河南之後張七郡王軍至南京各屬縣往往虜掠良人妻妾奪取財物其酷無異金賊改作主百姓之心皆失所望今若不預先嚴加約束則有前日之患要令官軍所到處秋豪無犯使遠近聞之莫不開關以待最爲切要一金人所造新軍器已畢盡將往日京城所得軍器焚毀了當其所造甲太沈重披戴艱難所造手刀各樣長出鞘亦甚艱難見在東平府沂州滕陽軍京北府處頓放已差官監管伺候新兵支散一金人糧草如景州濱州東平府青州密州濟州兗州等處皆有米草東平府嘉祥縣景州將陵縣及南州諸州各不下五六十萬然官中積之雖富民間往往闕食一虜改作金主纂位以來新修燕京大內將復創修京師大內其委任丞相張浩彈壓官統軍陀滿改作圖倒俄里衍改作哩頁額其專一提點官

係內官梁大使者其所用軍民夫工匠每四月一替近者不下千百里遠者不下數千里近者北歸往往半歲遠者得回動是踰年到家不月餘又復起發其河北人夫死損大半其嶺北西京路夫七八千人得歸者無千餘人可見人民寃苦一往日本朝莊農經劉豫之後賦稅已重又近日修內夫役頻併每中人之家止敢置地六十畝已該作夫頭一項以上作隊首有時地稍多者則爲了事戶科配誅求謂如修內顏色膠漆金翠珠玉布麻銅鐵鷄子鵝鴨之類皆出民閒其金人北軍一家時地不下數頃既無稅賦春則借農以種夏則借人以耘秋則借人以收遇歲小歉則輸納稅賦民且不能給何暇計糊口之有無遇歲大熟北庫所收甚多盡行貨雜其價必賤則莊農供官科配愈難支持是歲之豐凶民皆被困衣食不給往往顒望聖朝甚於時雨一虜改作金主不聽大臣諫官議論專以威强自作聰明日欲遷都京師意欲窺伺兩淮主其事者惟長安所得女妃花不如及馬欽二人然其意未可測度見萬戶及正軍皆爲本朝與之結盟以來待之甚厚予之甚優豈可貪而不知足言今之世界比之在他時國裏面已是十倍好過正軍動是四五個月

不支錢糧雖遇支給之時往往被本軍官吏瞞昧北
軍亦自時出怨言一曩者朝廷講和之後發遣赤心
軍及歸朝官歸北彼中金人相指謂其人本一奴婢
或本一下軍今大者建節小者授顯官各富有金帛
其被發遣人亦相謂說此中一身請俸一身從軍兼
領他職自是彼之軍心往往懷思向慕一往日虜改作
金人止以射獵打圍便爲戰陣騎射打毬閱習輕銳
自虜改作金主纂位之後往往猜忌恐軍人聚集議論
將打圍射獵打毬盡行禁斷且軍兵但令屯田亦不
敢習藝一金人及故民百姓深畏慕劉兩府錡聲名

關西人亦畏李四廂名世輔改名顯忠聞其風者莫不竦
懼一金人極邊往往無兵都在近裏州縣屯駐遇一
州或有急難鄰州雖有兵亦不輒便救援且如去年
十二月間壽州有賊壽州關報南京告急其南京千
戶候月餘承東京都統文字摘那二三百方始起發
一虜改作金主纂位之初嘗對諸大臣言若趙宋如東
昏時依舊通和煞好方一月餘劉麟作右丞上章乞
發鄉軍攻江南虜改作金主出劉麟作上京轉運使繼
而身死一金賊改作人未修內已前米麥極賤米不過
二百一石小麥一百五十一石自修內連年水旱蝗

皇閒作官中稅賦之外以和糴爲名强取民閒者如
帶糴借糴帖糴之類二年之閒不下七八次民閒有
米盡數爲之括拘無卽以戶口大小擬定數目勒令
申納以此官中積蓄常多富庶民閒由是乏食
八月一日辛丑朔忠義人魏勝收復海州
四日甲辰王秬罷淮南轉運副使王秬委瑣庸材天資
臣僚上言謹按淮南轉運副使王秬委瑣庸材天資
陰險當緣世賞趙取美官日以職事獲覲天光陛下
念其先世嘗捐軀徇國特賜章服以示激勸秬可謂
至榮矣固宜安靜不撓務稱其職仰報國家乃反恃

寵愛輕儇自恣惟喜生事以覬功賞豈不上孤陛下
獎遇之意乎自到官將淮上民兵分隸諸將初非朝
廷本意人情惶駭秬不自安乃騰書獻劄文過飾非
嫁怨帥守務快私忿夫當今多事之際臣子宜協力
一心同濟國事而秬反復如此其恃寵而妄作一也
秬今日申奏朝廷自言生長兵閒諳練戎事願得步
騎五千求試方畧夫人臣各有分職秬爲漕臣職轉
餉耳豈得輕肆狂率大言無當侵將帥之事乎其恃
寵而妄作二也秬在平時務交諸將每謹拜禮或因
同姓而敘兄弟之親或因半面而結婚姻之好意欲

憑附逞其姦謀而諸將鄙之多不聽從秬不知恥尤
自以爲得計其恃寵而妄作三也秬之爲人喜於妄
誕近者無故輒申朝廷欲求稟議以希奏對夫國家
大事自有廟謨秬一介小臣豈容與議今遣來入奏
豈非遂其妄誕之說以誇示於衆乎其恃寵而妄作
四也臣竊惟淮南今爲邊境部刺史之任宜得靜重
有謀之吏而秬小人恃寵妄作邀功生事若使之得
志必致誤國遂與宮觀罷之
八日戊申劉錡浙西江淮制置使
遣史曰軍事將興朝廷無將得一時之譽者唯劉錡

而已乃命爲浙西江淮制置使凡百奏陳無不允從
恩寵甚盛錡亦以天下之重自任謂可辦者
十日庚戌徐嘉張掄回闕
十一日辛亥王繼先依舊致仕令福建路居住子孫並
勒停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曰臣聞自古方伎之臣雖
不可廢而小人罪惡之極則不可容今有微賤小人
粗明診視憑恩恃寵肆其姦惡在王法不可容恕臣
焉得不論乎謹按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初係
賤工負擔喝藥因奴事秦檜入拜其妻敘爲兄弟簉

杜莘老劾王繼先

緣鷹引遂得以薄術供奉陛下及顯仁皇后閒餌其藥特賜寵遇而繼先恃恩寵二十餘年恣爲姦惡臣愚上體聖意未敢論列今者伏遇陛下威斷赫然埽除蠹弊在臣豈容緘默使之漏網請爲陛下陳之繼先於都城廣造第宅多侵官司地分如陶家巷寨屋豐樂橋官地皆被强占起蓋房廊收取賃直又蒲橋之傍有古運河繼先因廣宅基遂填塞其上其宅周迴侵占民居數百家及官街二條見今屋宇臺榭皆高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可謂僭侈矣又占臨安府從官宅二所一所與其弟繼善一所作解庫其罪不容誅一也有軍人李彦者最爲桀黠繼先用爲提轄專探下戶婦女有姿色者百端作計必强取之以爲侍妾雖有婚姻一切不顧及李彦犯罪臨安府斷罪入吏魏某及董安中劉永清等爲幹辦强買益多如宋念一之女榮娘萬八娘萬八娘之女勝奴興奴之類方其初買也不支與錢及其年滿也又不放出至如鎮江府姓張姓李二家女童妙於歌舞又詐作御前索進至今尚在諸女之父母怨恨入骨無所告訴其罪不容誅二也繼先又於宅傍創一別館專以收蓄俳人繼先則蓄臨安府名妓劉榮奴其子悅道則蓄金盼

盼父子聚麾傷風敗教又令所買妓女時作歌樂及
聞淵聖皇帝升遐舉家仍復燕飲乃令妓女舞而不
歌舉手頓足爲戲名爲啞樂其罪不容誅三也繼先
又於湖州地名舊館別創大第工畢之日自都下載
見錢二十萬貫前往排埽謂之鎮宅錢五月閒虜改作
金使之來繼先聞其狂言遂以修墳爲名往視舊館
創造舟船又買舫子二十隻般移財物扇動居民又
於太湖洞庭山創屋爲避寇之地預占山寺以盛頓
御前藥材爲名差人守把寺僧無以存活其罪不容
誅四也繼先居輦轂之下乃陰養無賴惡少共五百

人每日支與錢糧又私置桃花甲苦竹槍牌棒及刀
劍等日夕教練自聞邊報不常又置教頭兩名每日
於後園閱習其子守道與孫鎔及親戚輩日夕亦擐
甲射弓不知謀爲何事其罪不容誅五也繼先因其
子悅道累爲浙西運司主管遂籠公私之利凡客人
有重貨則強買之官物可以射利則中賣之稅物浩
瀚則令監官放免之收錢入己遂至官課虧損凡有
兩浙路戶絕田產繼先則爲詭名撰置又常勒臨安
府樓店務吏人令供城內戶絕舍宅賤價買爲房廊
又因其子妄道及親戚郭思仁張球等爲兵官廣借

廂禁軍凡數百人在家役使又招致待闕孤寒小官等充其家防護祗應不欲以私錢給之卻結諸總管於臨安府請供給錢內夾帶王承宣一名每月旨請供給三百五十貫臨安府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其罪不容誅六也湖州有金鼎者財雄東南以貲得官遷至正使繼先貪其賂遺與之交結鼎常破萬餘緡造一海船船中百物皆備獻於繼先託求閣職繼先受而許之果未幾除閣門宣贊舍人以物議不容爲後省繳駁又有珠子行人姓徐者犯罪不輕繼先受其珍珠貨賂遂與其求囑大理寺官因得釋放凡州縣

治大姦興大獄有力之人厚授金帛以賂繼先繼先受之關節所至隨卽解免其罪不容誅七也繼先於本府及他處寺院多令立生祠妄自尊大又卻保庇寺僧與囑託州縣蠲免科役凡天下名山大刹莊田優厚去處繼先少受其賂則使之住持凡常住所有大半入繼先之門近日擅毀南山敕賜法華院殿基起蓋亭臺又於北山招賢寺因山作園新舊墳塚盡令發掘移於他處其罪不容誅八也珠子行人姓任者往年不幸繼先遂使人收其珠鋪珠子約共萬餘緡其姊累次懇請繼先不還其姊詛之繼先忿怒後

執捉其家使下吳一送官勘斷誣作與伊姊私通致
令其姊編管處州繼先又拘收其田產畧無顧忌其
罪不容誅九也繼先之術本自庸謬偶有天幸遂貪
緣妄作常恐人之軋已稍有拔出其上者類皆巧爲
沮抑使不得進閒有微見其所長創多方擠陷天下
名醫皆畏避退縮不獲自進故凡中禁外庭一時貴
近或有疾病繼先用藥謬誤以致危困亦無可指其
非者其罪不容誅十也繼先過惡臣特舉其尤者餘
雖擢髮亦未可數今市井之人則怨其强奪婦女商
販之民則怨其侵漁財利鄉村之人則怨其吞併田
產至於士大夫則怨其挾持權勢請託無厭合是數
者之怨皆恨不得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其罪惡貫盈
王法實不容恕臣愚伏望陛下特賜睿斷將王繼先
編管嶺外將本身及其子孫盲受官會盡行褫奪其
第宅財物田產皆是民之脂膏及贓汚貨賂所積乞委
臨安府及諸州所屬盡行檢括籍沒入官以贍軍將
其强買奴婢盡放還被苦之家行下諸處寺院將所
立生祠亭臺即日毀拆以去國家之蠹以除斯民之
害以快天下之公議幸甚奉聖旨王繼先可依舊致
仕令福建路居住子孫並勒停臨安府內外第宅房

廊田園有司盡行拘集强買奴婢日下放還令逐便諸寺院所立生祠亭臺一切毀拆

遺史曰繼先世爲醫其祖以賣黑虎丹得名號黑虎丹王家繼先爲人姦黠喜諂佞善褻狎自建炎以醫藥得幸嘗勸上服仙靈脾議者謂仙靈脾者亦名淫羊藿雖强陽然久服令人精清按方論精清者不成子繼先獨不以爲然繼先遭遇紹興中富與貴冠絶人臣諸路大帥承順下風莫敢伾其權勢之盛與秦檜相埒張去爲以下尤不足道而通關節肆誅求强奪婦女侵漁財利則檜所未嘗爲也秦檜宗族與其妻黨皆貴盛者非檜薦舉之力乃檜請陞遷繼先宗族及吳益宗族官職故繼先及中宮亦請陞遷秦氏王氏之官職也繼先處富貴之極未嘗見一正人端士時設飲饌招教坊樂人酒酣視繼先爲儕輩恣狎而繼先亦無忤大抵主上以國事委之檜以家事委之繼先所以憑恩恃寵靡所忌憚而中外之士莫敢議者三十年至是金人有敗盟之報朝廷有用兵之意初劉錡都統鎮江之軍屢請決戰用兵朝廷猶俟虜敗金人先有釁隙則以兵應之故未許錡申請不已及除浙西江淮制置使亦申請

用兵一日汪應辰獻復和策堅執和議且言自國家
講和至今未嘗有違闕用兵之議恐誤大計醫師王
繼先因閒見上言邊鄙本無師蓋緣新進用主兵官
好弗靖喜於用兵意欲邀功耳若斬一二人則和議
可以復固上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是時盱眙奏
到金人遣韓汝嘉直入盱眙館口傳敕不許奉使徐
嘉張掄渡淮事未有以處之上在劉才人位進膳不
舉筯才人怪之遣中人物色聖情因何不懌乃得應
辰之策及繼先之言才人侍上因言寬解上意大抵
與繼先之言相似上驚問曰汝安得此言才人不能
隱遂具說遣中人物色得繼先之言上大怒杜莘老
探知上意乃具白簡乘勢彈擊甚善之舉也惜乎莘
老蜀人去國稍遠不知繼先出處而言繼先負擔喝
藥因奴事秦檜黨緣薦引又顯仁皇后閒餌其藥特
賜寵遇者非也其所言十事蓋繼先之細過耳劉才
人俄以他事賜第別居

十三日癸丑金國主亮殺其母於京師

金國主亮在汴其母病亮往視之問母所苦母曰吾
所病者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
怒曰非朕母也乃梁宋國王之小妻耳遂賜白練而

死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校勘記

自金會纂位脫金字　侵陝西以下關中下檄中原下檄下字

衍　三路都統將軍韓常蕭玉二字衍　盡行貨羅貨字

作和